



論年徵集覽

十五

大九

衛靈公

服部文庫
717
248
15



117
248
15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五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禎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只遂行。

鄭曰：孔安國云：軍陳行列之法，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

事本末立

可教以末事
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毀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

古義陳謂軍師行列之法。俎豆禮器。軍旅之事。夫子非不知也。特非所以為訓。故曰未之學也。

徵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子貢云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

管仲九合前篇

晏子折衝於樽俎見內篇

曾子所謂秦伯篇

子貢云爾子張篇

禮耳。以禮率之。諸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生引以禮讓為國。是其意謂孔子答靈公。猶孟子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况俎豆之為朝聘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而豈如是其拙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為卿矣。三軍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

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苟以禮讓為國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君民上下之情親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倫九法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言王道易易也靈公得夫子之大聖而失其所問惜哉

徵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怫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怫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以孔子為迂子路篇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曰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孔安國曰謂今不然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不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
新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說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於眾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淺深又可見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

矣

古義子貢嘗務多識而未知其要故夫子問以發之。子貢因夫子之言而略悟其非也。說見第四篇。夫子之學極其廣大猶天地之包含萬物而無所不在也。豈多學而識之者乎哉。蓋一與多學正相反。一則得二三則失一則成二。三則敗。故為學者不馳旁蹊不求多岐。一而又一。至於至一之地焉。則五常百行禮樂文章合湊會歸不須外求。斯之謂一以貫之與。夫多學而識之者不啻霄壤矣。

徵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傲鬻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

吾無隱述而篇

升庵外集經說

大史公曰史記自序傳

與焉。豈其然。蓋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如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子白由知德者鮮矣

古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

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古義此亦夫子呼子路之名而言知德之難，以歎學者之不能自勉也。夫子嘗歎好德不如好色，凡事知其為美，則必好之，人苟知德之為美，如口之於芻豢，則夫誰不好其不知好者，皆不知德故也。論曰：古人以德行為學問，外德而行，別無所謂學問者。故學問成，則德自立，身自脩，而措之家國天下，亦無難焉。後世以德行自脩，而措之家國天下，不知以德行為學問，故有志於脩身，則以力把捉，亦有意於經世，則以法維持，而其少有知者，亦專務依倣假借，而不免於德愈荒也。

徵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己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翬，皋禹稷。

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南容引前篇。

孔子以尚德稱之。子路慍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己。蓋有德之人，自天祐之，一時之見，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翅知孔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已矣。

古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古義**無為而治者，言無所作為，而自致治平也。恭己，南面人君之象。此夫子贊舜之德，獨度越于群。

聖人也。夫聖堯舜為盛，若堯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因不待贊焉。舜則納賓巡狩，封山濬川，亦多事矣。然不見其有為之迹，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所以獨稱舜為無為而治也。

徵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

文王以無憂稱中庸

文王獨以無憂稱己。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

允恭克讓書堯典

皋陶之謨見上

虞廷賡歌書益稷篇

者。殊不知堯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所以得人也。皋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

正牆面陽貨篇

意。而虞書以此終焉。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豈出此外邪。恭己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古言也。猶謂正面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古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包氏曰：衡，柅也。言思念忠信，則若倚衡。甄孔安國曰：紳，大帶。

新猶問達之意也。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
 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
 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者指忠信篤敬而
 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雖欲其於忠信篤敬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
 離於忠信篤敬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
 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
 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古義：子張憂事多沮滯，不如己意，故問行篤厚也。
 蠻南蠻貊北狄無禮義之國，二千五百家為州，州
 里謂己之鄉里，此勉為忠信篤敬之無間斷也。朱
 氏曰：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
 也。言其於忠信篤敬之念念不忘，然後蠻貊可行也。
 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蠻貊可行也。紳
 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學問之要在乎專
 與熟不專則無功不熟則無驗。凡有志於道者，孰

不知忠信篤敬之為美，然未見其功驗如此者。不
 專不熟，故也。其必用志之專，用力之熟，而後見其
 參于前，倚于衡，而其行沛然，孰能禦焉。子張問行
 又猶問達之意，皆學問之難事。故夫子之所答，丁
 寧反覆，不厭其言之繁。學問不可不熟察而深體
 焉。論曰：忠信學問之本，篤敬學問之地。始終全體
 盡之矣。後世儒者以為忠信篤敬是日用常行之
 務，非窮遠極高之論，而別立一般宗旨，殊不知道
 者實理也。學者實務也。豈外忠信篤敬而別有所
 謂高遠者哉？故知道者其言近而實，故日用之而愈
 不竭。不知道者其言遠而虛，故無益於日用。離忠
 信篤敬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但要忠信者必流
 於輕，輕務篤敬者必陷於把捉。此亦學者之所當慮也。

徵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
 入為忠。在己為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為學問
 之道。豈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

孔子所謂述而

聞行。而孔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忠信篤敬之謂乎哉。段使其人果能忠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裏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驂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騎也。詩衛風。猗重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工記。輿人鄭註。較兩騎

詩衛風淇奥篇

輓軌之喻為政

上出式者。是騎兩邊植木。較橫騎上。騎兩而較一。衛風。猗即騎。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之美。加之。以寬綽。如騎上加較。故曰猗重較兮。驂之於轅前。騎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驂與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騎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不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古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鮪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於人

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古義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此言二子皆衛賢臣而其行自不同也若子魚能伸而不能屈知正己而不知成物惟可謂之直伯玉因

時屈伸卷舒隨宜可以成己可以成物故謂之君子也

用舍行藏述而篇

大東詩小雅小
易噬嗑九四噬臍得
金矢利難貞吉

徵揚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諭直故大司寇職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噬嗑曰得金矢可以見已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無注

仁管仲前篇

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孟子離婁
篇瞽瞍底豫朱
註引羅仲素語

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為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裏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為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為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為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為是。豈足以為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為是矣。雖以為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裏。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古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古義為猶助也。猶為衛君之為大夫。從政故以其才而言。士未與政。故以其德而言。工不利其器。則其事不善。人無賢師友。則其德不成。薰陶漸磨之益。可謂甚大。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也。曾子亦曰。以友輔仁。蓋言不可不以賢友為助也。

徵子貢問為仁。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程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又因資字而訓為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

克己復禮為仁
顏淵篇

子賤事見說苑

助者。明其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眾德而後成焉。故先王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之耳。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古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包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送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

之者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
 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
 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
 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
 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
 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取其盡善
 盡美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
 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
 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中也○不能無弊
 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
 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
 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
 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飾意蓋
 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人不能使人惑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
 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
 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古者為者創為之謂國是也與問治國自異也時
 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也與問治國自異也時

謂春夏秋冬周以斗柄初昏建子之月為歲首殷
 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然春
 者蠢蠢然物自發生故唯夏之正為得天時之正
 也○殷輅木輅也儉素渾堅而等威易辨是以質為
 尚冕禮冠周冕華而有飾蓋其為物小而加於眾
 體之上故以文為尚○韶舜之樂取其盡善盡美上
 文既損益三代之禮而論之故此特舉舜之樂而
 示之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治天下之法告之也○鄭
 聲鄭國之音佞人辨給以治天下之法告之也○鄭
 能危人國故放而遠之○治天下以仁為本而夫子
 告顏子特以四代之禮樂者何哉蓋因其問為邦
 故折衷四代之制以之示之此其所以異也夫法必
 有弊道則無弊先王之制雖因時勢順民心而立
 之然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夫子於是就四代之制
 各舉其一事以示其梗槩蓋行夏之時取其正也
 乘殷之輅貴其質也服周之冕從其文也樂則韶
 舞者尚美善之極也放鄭聲遠佞人者防害治之
 本也所謂萬世不易之常道兼文質存法戒治天
 下之道盡矣

用舍述而天縱
子罕語

徵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非聖人焉。且孔子所告。豈容行之於今世哉。豈在其為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

升庵文集禮樂部

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諂辨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

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古王肅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新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

下

古義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心起於至近之地。家國天下莫不皆然。此言甚近，然從之則吉，違之必

凶。神明所不如著蔡所不及，其可不謹畏佩服也哉。○宋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此亦可謂遠慮之

矣一事

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

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近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古無

新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古義重出之義見前。

徵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主人君言之。不爾，豈有已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

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古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為竊位

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竝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古義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竝立於朝薦賢舉能居位者之任也若不知其賢而不舉之則固不稱其職况知而不舉之則猶盜竊非其有者而陰自有之故曰竊位之甚言其罪之大也後之在位者宜監於此

孔叔文子可以為文前篇

樊遲問知顏淵篇

孟子曰離婁篇

徵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是乃孔叔文子可以為文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古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新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古義自治厚而責人薄者仁者之用心何往而有怨哉小人反此蓋遠怨者德之符多怨者讎之招

故君子謹焉。昔宋呂祖謙性太褊急，適讀論語至此，大自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易也。可謂善讀者矣。

徵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古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古義朱氏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慮事欲審，操心欲危，苟不如此，則其非妄則必不智也。

徵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大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古鄭玄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新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古義小慧，私智也。難矣哉，言其難以入德也。此言燕朋之害也。羣居終日，則徒曠時日，本無肄業之

務言不及義則游談無根好行小慧則機心日熟
故辟邪侈無所不至乃眾惡之所由而生可不戒
乎

徵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
其行事則好行小慧自以為此足以收人心是似
仁而非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為足不
復學道故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
惠音同故誤爾舊註可謂盡小人之情態然是不
足言矣聖人豈有是言哉且慧豈可以行言乎按
韓非說林惠子作慧子文選安陸王碑振平慧以
字小人又慧露露吳仁風扇越可以見已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古鄭玄曰義以為質謂
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
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
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

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古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然發強剛毅之
氣多而寬裕溫柔之意少故行之必以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而後為君子也論曰聖
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

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
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

上又曰義之與比若夫佛老之徒
所以差道者不知義之至重故也

徵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言之。蓋朝聘之事。當時卿大夫重務也。仁者君道也。義者臣道也。故語政則言仁。朝聘奉君命以行。臣之事也。故曰義以為質。質。體質也。鄭玄曰。謂操行失之矣。君子朝聘之事。皆以義為其體質。而朝聘有禮。故禮以行之。言辭不可以不遜順。故孫以出之。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凡日出。皆言語也。朝聘之事。貴信。故信以成之。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此與稱子賤。蘧伯玉。語勢自殊。行之出之。成

出辭氣。泰伯篇

君子哉。稱子賤。見公冶長篇。蘧伯玉見本篇。

之三之字。明有所指。而後儒以為行義出義成義。可謂不識文辭已。朱子又以孫為退孫。信為誠實。皆非矣。仁齋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殊不知仁義並稱。昉自孟子。而孔門至子思。禮義並稱矣。夫禮義皆先王之道也。後儒不知義為先王之古義。自取諸其臆。為義。謬矣哉。且所謂義為聖人之大用者。果何所本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古包氏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已

新無

古義此聖門之家法學者之所當務也

徵君子病無能焉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

賜之達云云雍也篇

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誚者宜哉夫人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古疾猶病也

新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古義張氏曰此勉人及時進脩也有是實則有名君子疾之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

徵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

荀子曰勸學篇

孔子又曰子罕

窮年末世卽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古 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新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古 義此亦孔子之家法。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滄浪之歌孟子離婁篇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古之君子。其自修如此。故德日修而家邦無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徵 君子求諸己。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己。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古 包氏曰。矜。莊也。孔安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黨。助也。
新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阿比之意。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古 義。莊以持己曰矜。然無阿比之意。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豈能不爭。惟知有勢利而已。豈能有已而已。豈能不黨。惟知有已而已。

徵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可謂善解己。仁齋乃曰。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大氏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方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古包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肅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新無注

古義以言舉人。則恐得小人。以人廢言。則恐遺善言。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

徵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古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有德必有言。耻其言共見憲問篇。

舜好問中庸

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

我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

古義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

必刻此人之惡易見而人之憂難察處已則寬而待人

能省過救難其效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可以終

身行之子貢嘗聞一貫之旨而未知其方故問有

乎猶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意

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

何必解恕字乎恕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

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豈有

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告子貢雍也篇

告仲弓顏淵篇

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恕也孔子或以彼或以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恕之義故以為行恕之要豈非泥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古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

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

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

無所毀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

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

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

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

禮記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直道而
 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古義言吾之於人。初無愛憎。何所毀譽。但所稱譽
 者。乃有所試。而然不虛譽而已。斯民者。今此之人
 也。言三代之盛。直道行于天下。而美刺褒貶。無所
 諱避者。亦斯民而已。是吾之所以於當世之人。不
 輕絕之也。此言古今之人。別今斯民。即三代之時
 今之異故。人亦無古今之別。今斯民。即三代之時
 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其初無以異也。而不識道
 者。必以不善視當世之人。其至於經天而。則必欲
 盡變一世之人。而徑為三代之士。豈有斯理乎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湯武不易其民。而天下自治。亦
 何深嫉之。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徵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
 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

吾不試子罕篇

君子之德風顏淵篇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
 士之試。言至於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
 有所譽。所以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
 教人之道。在獎借其善。使其驩忻踴躍。奮進弗已。
 後儒不知之。以訶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釋誰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
 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
 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
 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孔子之於鄉人。所以
 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義。喜以清議扇動

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當，人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解者已。

柳下惠直道微子篇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古包氏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包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新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古義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陳氏櫟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

徵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古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古義巧其言者必依附名理假託仁義故其言倍是而實足以亂德也大人量大能忍小事故能成大謀也若於小事不能忍則輕動遽發必亂大謀故君子崇正而醜巧尚成而惡敗亦唯道之所在

徵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

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爭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古王肅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新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古義眾之好惡雖公然不能無雷同之說而是非之實非眾人之所能識其事善而或以惡目之其事惡而或以善稱之特行之士眾人必忌鄉原之行流俗所悅故聖人不隨眾而好惡必察其實焉

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眾惡之必

察焉眾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古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民之所好二句
大學文

見壽月

集覽卷之十五

三十一

新弘廓而大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古義：弘，大也。此聖人專責成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為，人雖小而有知，苟力學修德，則各隨其才。

為聖為賢，而文章德業足以被覆於天下也。蓋有堯舜之聖，則有唐虞之盛，有湯武之君，則有殷周。

之治，自孔孟下至群賢，各從其人而文章德業從而廣狹，皆人之所弘，而非道之所弘。此孔門之學，所以貴也。

徵：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已，必當盛大。

之。故曰：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

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

孔子。孟子不及子思，是道之污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古無注：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古義：一心可以入堯舜之道，一心不能無過，能改為之道，在能改過與否焉。耳。夫人不能無過，能改為之教，不貴無過而貴能改焉。聖人

說：無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古無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

以教

人爾

古義此聖人言學問之益以示人也蓋思而得之不如學而得之速且安焉凡物必有成法就此損益則其長短高下皆可一舉而定何謂成法聖賢之所行是也若棄成法徒爾思惟則雖殫力焦思勞而無成故曰好知

而不好學則其蔽也蕩

徵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

載衆聖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

日之力而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

謂特垂語以教人爾非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古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

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

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

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古義謀道不謀食君子之務如此憂道不憂貧

不立然而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自立於世者以德

徵謀道不謀食。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古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新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或有厚於內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慢易之於下，句放此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

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古義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唐孔氏曰：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莊嚴也。涖臨也。包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動之動，民也。此專言為君之道，責成於上也。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所謂仁守之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所謂仁守之也。能盡此二者，則為君之道得焉。然守身無度，則民慢而令不行。故不莊以涖之，民不敬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動之不以禮，則亦未善也。蓋雖知仁莊禮，不可廢一，然知仁其本也。歟。

徵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

大寶曰位易繫辭

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古王肅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新此言觀人之道。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

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古義朱氏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此言君子之所得與。小人不同也。君子於小事雖未必見其

能然用之於大事。則綽綽其有餘裕矣。非若小人於小事。雖或有可取者。然委之以大事。則褊狹

小不能受容也。

徵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可

君子可逝雍也

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一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焉。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

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古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新。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古義。蹈踐也。蹈水火而死。家語所謂忠信。可以蹈水火。魯仲連所謂吾有蹈東海而死。是也。蹈仁而死。所謂比干及程嬰。杵臼之徒。可以當之。言水火人所謂畏者。然人

或有蹈而死者矣。而至於仁，則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可須臾離焉。然人畏而莫之敢近，亦甚於水。火蓋怪而歎之也。此聖人常能為其所難為者，而於仁反畏，憚怯縮，不敢為而歎之也。蓋一且感激而殺身者，易至於從容自得，殺身以成仁，則非至誠惻怛，發於中心者，則不能所以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徵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已。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

殺身成仁本篇

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古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

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古義此言仁之不可不力行也。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不可不讓焉。然於仁則不然者，蓋仁人道之本，而本而師者所受命也。苟如此，則盡人道之本，而能受其命者也。其不讓之者，適所以深讓之也。

徵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

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已。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古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新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古義孔氏曰。貞正諒信也。馮氏栻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哉。

徵貞而不諂。孔安國曰。貞正諒信也。朱註。貞正而固也。皆非矣。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

易文言

象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女之貞。可以見已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諂。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象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它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古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

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古義朱氏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張氏栻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劉氏摯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後先奉事之心每在賞後

徵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

古馬融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新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古義類者謂世類之美惡若春秋傳所謂世濟其美世濟其惡是也此言天下唯有教之可貴而無類之可言教法之功甚大而世類之美惡在所不論蓋人性本善雖其類之不美者然有學以充焉則皆可以化而入于善矣此孔子之所以為萬世開學問也至矣大哉

徵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孥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古無

新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古義道猶言術業人各有術業苟非己道而相為謀焉則非惟犯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徵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

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
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
類。是不必然。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

新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古義辭以意明。理盡為本。所謂達也。若專用工於
言詞之間。則意理皆病。何用辭為。○陳氏曰。達之

一字。修辭之法也。蘇軾與人
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徵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
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

左傳襄公二十
五年

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
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
子云爾。後世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
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
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
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
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未何用明暢備悉
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

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古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馬融曰相導也

新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非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而已尹氏曰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古義師樂師瞽者冕名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朱氏曰聖門學者於聖人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愚謂學者之於言動又要如此否則非學也相導也古者瞽必有相凡於瞽者皆不可不導焉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至誠無妄往而非仁前再記夫子待瞽者之禮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而非勉強而非誠也蓋瞽者人之所易欺於是盡其誠則無往而非誠也於乎聖人之心于今猶見也大哉矣

徵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聒耳。其實師

